

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澠水燕談錄

## 第一卷 帝德 讜論

帝德

西都北寺應天禪院，乃太祖誕聖之地，國初為傳舍。真宗幸洛陽，顧瞻遺蹟，徘徊感愴，乃命建為僧舍。功成，賜院額，奉安神御，命知制誥劉筠誌之。仁宗初，又建別殿，分二位，塑太宗、真宗聖像，丞相王欽若為之記。後園植牡丹萬本，皆洛中尤品。慶曆末，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：藝祖曰「興先」，太宗曰「帝華」，真宗曰「昭孝」。今為忌日行香地，去留府甚遠，故詩曰「正夢寐中行十里」，此之謂也。

開寶中，教坊使魏某，年老當補外，援後唐故事，求領小郡。太祖曰：「伶人為刺史，豈治朝事，尚可法耶！」第令於本部中遷敘，乃以為太常太樂令。

興國中，張觀、樂史鑠廳合格，不得進士第，止以為幕職官。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。

慶曆中，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，登對自陳衣緋已久，乞改章服。仁宗曰：「待別差遣，與卿換章服。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，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，加入深罪耳。」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，廟號曰仁，不亦宜乎！

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，仁宗行籍田禮。就耕位，侍中奉耒進御。上搯耒乘耒三推，禮儀使奏禮成，上曰：「朕既躬耕，不必泥古，願終畝以勸天下。」禮儀使復奏，上遂耕十有二畦。翌日，作《籍田禮畢詩》賜宰臣已下和進，尋詔呂文靖公編為《籍田記》。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，因得免解。

寶元、康定間，西方用兵，急於邊用，言利者多摺摭細微，頗傷大體。仁宗厭之，乃詔曰：「議者並須究知本末，審可施用，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、事效不著者，當施重罰。」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。

仁宗朝，南劍州上言：「石碑等銀礦可發。」上謂三司使曰：「但不害民，則為國利；或於民有害，豈可行也。」上之恤愛元元至矣。

晁文元公迥在翰林，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，帝以君子長者稱之。天禧初，因草詔得對，命坐賜茶。既退，已昏夕，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，中使就御前取燭，執以前導之，出內門，傳付從使。後曲燕宜春殿，出牡丹百餘盤，千葉者纔十餘朵，所賜止親王、宰臣，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，各賜一朵。又常侍宴，賜禁中名花。故事，惟親王、宰臣即中使為插花，餘皆自戴。上忽顧公，令內侍為戴花，觀者榮之。其孫端稟嘗為餘言。

咸平二年，大理寺上言曰：「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，近日逾月並無公案。漢文決死刑四百，唐太宗決死罪三百，史臣書之，以為刑措。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，動輒逾月，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於有司也，請載之史筆。」

祥符中，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，乞除遙郡，真宗曰：「醫之為郡，非治朝美事，厚賜之可也。」仍令宰相論此意。

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，召學士對。既退，中人就院宣諭曰：「朕適忘御袍帶，卿無訝焉。」學士將降謝，中人止之云：「上深自媿責，有旨放謝。」真宗禮遇詞臣厚矣。

太祖討平諸國，收其府藏貯之別府，曰封樞庫，每歲國用之餘，皆入焉。嘗語近臣曰：「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，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，俟所蓄滿五百萬緡，遣使北虜，以贖山後諸郡；如不我從，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。」會上即位，乃寢。後改曰左藏庫，今為內藏庫。

太祖登極數年，石守信等猶典禁衛，趙忠獻屢請於上授以他任，上乃曲燕守信等，道舊甚懼，從容曰：「朕與卿等義均手足，豈有他耶，而言者累及之。卿等各自擇善地，出就藩鎮，租賦之入，奉養甚厚，優游卒歲，不亦樂乎！朕有數女，與卿結親，庶無閒耳。」皆感稱謝。於是諸帥歸鎮，或有至二十餘年者，常富貴榮寵，極於一時。前代之保全功臣，無以過也。

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，稱其才行甚美，俟罷郡還朝，與除監司。及還，帝又語及之。執政擬奏，將以次日上之，晚歸里第，其人來謁。明日，只以名薦奏，上默然不許。察所以，乃知已為伺察密報矣。終真宗朝，其人不復進用。真宗惡人奔競如此。

慶曆中，滕子京守慶州，屬羌數千人內附。滕厚加勞遺，以結其心。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，仁宗曰：「邊帥以財利蕃部，此李牧故事，安可加罪！」

仁宗朝，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，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，問其族係，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。上曰：「保任之法，欲以盡天下之才，今但薦勢要，使孤寒何以進？」止與師錫循資。後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，以保官亦令循資。帝之照見物情、抑權勢、進孤寒，聖矣。

英宗治平中，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。異時尚主之家，例降昭穆一等以為恭，帝疾之，曰：「此廢人倫之序，不可以為法。」思有以厚風俗，亟命正之，尚未遑著於令。及神宗踐阼，乃詔公主出降，皆行見舅姑禮。是時，師約父克臣為開封府判官。前一日，中使促就第，受主見，行盥饋禮。禮成，遂大設樂，天下榮之。三宮嬪御還者，莫不嗟歎；近姻貴戚，相與震動，以為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，蓋自惠和始耳。唐南平公上下降王珪之子，珪坐，令親執筓，行盥饋之禮，曰：「吾豈為身榮，所以成國家之美耳。」唯我祖宗首正王化，穆然成風矣。

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，一日過市，有獠子持錦臂鞦韆於市者，織成詩，取而視之，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，云：「恩袍草色動，仙籍桂香浮。」仁祖天章揆麗，固足以流播荒服，蓋亦仁德濃厚，有以深浹夷獠之心，故使愛服之如此也。廷臣以千文易得之，帖之小屏，致幾席間，以為朝夕之玩。

讜論

慶曆中，開寶寺塔災，國家遣人鑿塔基，得舊瘞舍利，迎入內庭，送本寺令士庶瞻仰。傳言在內庭時，頗有光怪，將復建塔。餘襄公靖言：「彼一塔不能自衛，何福逮於民？凡腐草皆有光，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，烏足異也！梁武造長乾塔，舍利長有光，臺城之敗，何能致福！乞不營造。」仁宗從之。

夏竦薨，仁宗賜諡曰文正。劉原父判考功，上疏言：「諡者，有司之事，且竦行不應法，今百司各得守其職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？」疏三上。是時，司馬溫公知禮院，上書曰：「諡之美者，極於文正，竦何人，可當？」光書再上，遂改諡文獻。知制誥王原叔曰：「此僖祖皇帝諡也。」封還其目，不為草詔，於是太常更諡文莊。

嘉祐中，內臣麥允言死，以其嘗有軍功，特給鹵簿。司馬光言：「古不以名器假人。允言近習之人，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品，給以鹵簿，不可以為法。」仁宗嘉納之。

仁宗朝，司天奏：「月朔，日當食而陰雲不見，事同不食，故事當賀。」司馬光曰：「日食，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，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，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，其為災尤甚，不當賀。」詔嘉其言，後以為例。

景祐中，趙元昊尚儔職貢，蔡州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，請為邊備。宰相以為狂言，流禹建州。明年，元昊果反，禹逃歸京，上書自理。宰相益怒，下禹開封府獄。是時，陳希亮為司錄，言禹可賞不可罪，宰相不從，希亮爭不已，卒從希亮言，以禹為徐州推官。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「蔡牧男兒忽議兵」，謂禹也。

咸平中，孫冕乞於江、淮、荊湖通商賣鹽，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，或京中納錢帛，一年之內，國家預得江、淮、荊湖三路賣鹽

課額，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。為陳恕等沮之，遂寢。

臨淄賈公疏先生，以著書扶道為己任，著《山東野錄》七篇，頗類《孟子》。常奏《諫書》四篇，謂「丁謂造作符瑞，以誣皇天，以欺先帝，今幸謂姦發，請明告天下，正其事。」無幾，又謂「謂既竄逐，寇萊公猶在雷州，宜遷萊公，以明忠邪。」先生終以孤直不偶。既晚，得進士出身，不樂為吏。久之，李文定公竊其誥敕送吏部，先生勉就之，官至殿中丞卒。後，門人李冠元伯、劉顏子望相與諡曰存道先生。初，先生得出身，真宗賜名同，改字希得。(案：公疏元名罔，故賜改同。)

狄武襄公既平嶺南，仁宗欲以為樞密使、平章事，龐莊敏公曰：「太祖遣曹彬平江南，止賜錢二十萬，其重慎名器如此。今青功不及彬遠矣，若用為平章事，富貴已極，後安肯為陛下用。萬一後有寇盜，青更立功，陛下以何官賞之？」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，諸子皆優官，厚賜金帛。

真宗初上仙，莊獻攀慕號切，凡喪祭之禮，務極崇厚。呂文靖公奏曰：「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、宗廟之儀，不忍裁減，曲盡尊奉，此雖至孝之遭，以臣所見，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。唯是遠姦邪，獎忠直，借民財，拔擢時彥，使邊徼寧靖，人物富安，皇帝德業日茂，太后壽樂無憂，此報先帝之大節也。」

祥符中，玉清昭應等宮成，大臣率兼使領。天聖中，玉清災，莊獻泣曰：「先帝尊道奉天，故大建館御以盡祇肅之道，今忽災燬，何以稱先帝遺意？」呂文靖公恐後復議繕完，因推《洪範》災異之端，乞罷營建，懇讓使名。玉清遂不葺。

田錫以謙直事太宗，知無不言，深得諍臣之體。一日，詣中書謁趙忠獻公曰：「公以元勳當軸，宜自謙抑。今百司奏覆，必先經堂，豈尊君之義也！諫臺章疏，令閤門進狀，尤失風憲之體。」趙竦然謝之，遽從其言。